

林 杉 著

文心雕龍
創作論跡鑒

郭預衡題



林

杉
著

文心雕龍
刻作論
跋

郭朝輝題



內蒙古
書畫出版社

WEN XIN DIAO LONG CHUANG ZUO LUN SHU JIAN

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

林 杉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西护城河巷 30 号)

邮编:010010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63 000 插页:2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册

ISBN7—5311—3445—4/I·175 定价(精装):20.00 元



林杉，本名王志彬，1933年9月生，河北故城人。1954年入内蒙古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文艺学创作论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专著与合著有：《写作简论》、《写作技法举要》、《修辞与写作》、《散文写作概说》、《中国写作理论辑评》、《中国写作理论史》等。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写作实践角度,采取“居今探古、见树见林”的态度和方法,综合各家之说,对《文心雕龙》“写作方法统论”亦即通说之“创作论”部分,进行集中研究,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调整了篇目排列次序,使之能够分别体现文章写作的基本规律,并反映文章写作的动态发展过程;二是辨析了各篇内容的实践意义和主要歧疑,力图澄清各种不同见解,使之有了新的研究起点和高度;三是校正了各版本的文字、注音和标点,精简了辗转考训的注释,使之更便于阅读、理解和鉴用。本书中的“原文译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内容提要”言中肯綮,联系实际;“疑点辨析”取事有据,力摒偏倚,可谓近年龙学研究中既有较高学术品位,又有较强实用价值的一部新著。

例 言

一、本书原是编著者开设《文心雕龙创作论》专题课的教学纲要,其旨在辩证地吸取、借鉴《文心雕龙》之精华,用以解释、指导写作实践,提高写作理论研究的学术品位和实用价值,进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写作理论体系提供必要的参考和依据。

二、本书以《文心雕龙》中之“写作方法统论”部分(即通说之“创作论”部分)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部分的有关篇章,而在编排顺序上做了调整,即着眼于原著内容之侧重点,从写作实践角度出发,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编;而在每章标题之下,括注其在原著中之篇章序号。

三、本书所录《文心雕龙》有关篇章之原文,均以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和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为据,并参考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龙校证》,做了必要的修正,删除了讹误,而不再加繁复的注释。

四、本书各章中之“原文译注”,采取分段句译方式,以便于读者解疑和阅读;句译后之注释,均由编著者综合龙学各家之说,择其优善而从之,亦不再引经据典,详考其源出何处。

五、本书各章中之“内容提要”,均立足于解释写作理论研究和写作实践中的有关问题,而对与此旨无关紧要之枝蔓有所疏略。但阐述中力求忠实于原著之要义,并前后相参以证之。

六、本书各章中之“疑点辨析”,主要是对《文心雕龙》研究中之不同见解,辨正然否,献可替否;试图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求得公允之论;对众说纷纭,而不得共识和确证之处,则暂且

引录各家之说,存疑待考。所引观点,均出自后附之“参考书目”之中,为免重复,亦不再注其具体篇页。

序 一

可 永 雪

我与志彬同志同在一个系执教近40年，谬托相知。志彬同志从学生时代起便钟爱写作，散文、诗歌、小说，不时见诸报刊。当年还曾因此被扣过“不务正业”、“走白专道路”等帽子，可他乐此不疲，屡受批判而不悔不辍。他在教学上长期讲授大学语文和文选习作课，他的课由于有自己的创作实践打底，讲解时把自己所体悟到的种种甘苦浸润其中，因而便具有了讲得活，讲得有血肉，讲得实际，讲的东西用得着的特点。他的课不止课堂上受欢迎，特别是课下，许多爱好写作的同学，常常把自己的习作拿去请他批改，提出问题向他讨教，切磋琢磨，因而无论他的办公室还是宿舍，往往是学生来往最多的地方。有些爱好创作的学生，不光在校的时候，往往毕业之后都和他有密切交往，好多至今保持联系。由于他爱好创作，时时发表作品，参与社会上的一些文艺活动，与区内外文艺圈内的许多作家、编辑结识，与国内外的一些同行联系，请一些人来校讲学，与一些单位协作编书写书，多年经之营之，把一个写作教研室搞得生机勃勃，成了一片写作同仁辛勤垦辟耕耘的乐土。

志彬治《文心雕龙》，也完全出于爱好创作和指导写作这两方面的实际需要。他抱着为打开创作灵窍而取经探宝的虔诚，带着为指导写作的种种困惑而求门问径的急切，来读它、啃它，朝于斯、夕于斯，大到全书主旨体系，小到一字一句的确切诠释，都反复思考、推敲，找来一切能够找到的先贤时彦的鸿文大著比照参详，开列所有歧义异说加以辨析考订。他对《文心雕龙》的攻治过程，是有为而

学,有困而学,困而后得,困而后通的。可以说,从实际出发,为解决创作实践和指导写作寻求思想、理论上的指导而钻研《文心雕龙》,是贯穿志彬同志研治《文心雕龙》的一条鲜明的红线。志彬治《文心雕龙》还始终贯穿以写作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书中提出的一切有关写作的理论、原理以及后人的有关阐释,他都以写作实践作为视角,来指陈得失,点评要妙。

正因为如此,他的这部《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就与一般从鉴赏、从批评乃至从史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区别开来,而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一、从指导写作实践,提高写作理论这个特定需要、特定角度出发,围绕这个中心选文定篇,从《文心雕龙》50篇原文中选出有关写作者20篇,分为导论、上编(作者修养)、中编(篇章构成)、下编(技法运用),形成一种新的框架体系,这就开了将这部名著按专题选编诠释的新路。

二、它的诠释体例既有“原文译注”,又有“内容提要”,更有“疑点辨析”,均立足于阐释和探究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这样集译解、提示与研究于一书,熔前修时彦之成果与编著者的新见为一炉,题分条析地呈献给读者,这个办法既新颖又讲实效,也是作者多年的成果。

三、编著者的覃思精见,往往见之于“提要”和“辨析”部分。例如《序志篇》关于《文心雕龙》一书本体性质的辨正,既为大倡“写作理论”说提出了有力理据,又为自己的著作奠定了理论基石;《通变篇》对纪昀、黄侃两位先贤认“通变”为“复古”偏失的救正,辩驳批评公允而有分寸,使人看出,随着时代的前进,今天的作者能比前贤站得更高,眼界更宽,自然能对哪怕是一些渊博睿智的大学者的一些偏失给予补正,这正体现了学术的层累演进之效;再如《总术篇》关于“术”的内涵的阐释,《定势篇》关于“势”的歧义的疏解,《神思篇》关于“志气统其关键”的论说,总是既梳理和总结前人已有的

成果，廓清一些丛杂乖错的见解，又能提出自己研求探讨的心得，实实在在为“龙学”大厦添砖加瓦，其推动和促进学术进步之功，自在不言中了。

阅读书稿总体有个感觉，这便是严谨有余，而雄放不足——特别是对一些作者本来是深有会心的创作问题和涉及文风时弊的问题，都似乎未得放笔畅论。后来志彬告诉我这是牵于全书体式，怕一纵横起来，各部分各篇节之间出现畸轻畸重，因此准备把专门讨论这方面问题的文稿另集出版，那么我们只好翘盼这书的姊妹篇问世，再来饕心饫意了！

因为觉得从写作实践这个角度来研读《文心雕龙》确实是条路子，所以写了上边这些话，愧充为序。

序 二

万 奇

吾师王志彬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即将刊行，先生以为研读其书者，最有发言权，因而嘱我为之序，我既兴奋又不安。

我师从先生习治为文之学凡十余年，辄有感悟，年有进境，如今先生又捧出一“龙学”新著，怎能不令我兴奋！在我看来，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它镌刻了先生“玄览”的智慧，深厚的功力，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先生富有魅力的“学者风范”：一心向学，淡泊名利；宽容大度，离众绝致。不安的是，先生的精慎制作，我能“得其用心”吗？“曲有微情”，连“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所能精”，我一“而立”后生怎能“曲尽其妙”？然从先生慈爱的目光里，我读出了渴望，读出了期盼，读出了信任……遂欣然援笔，“宣之乎其文”。

披阅文情，先生的独得之见令人叹服。而我更感兴趣的是“见解的生成”。以方法论视之，《疏鉴》有三个显著特点：

弥纶群言，研精一理。

研讨“龙学”中的每个问题，先生总是网罗各家之说，以此为基础，“研精一理”。如辨析“总术的内涵”，先生先叙学界五种代表性的意见，尔后指出：“这五种意见，表面上看来，似有所不同，实质上却是相通相近的。如果将它们‘万涂归一’或许会对‘总术’有一个更为完美而符合实际的解释。事实上，《文心雕龙》中所论之‘术’，本来就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它既有‘规律’、

‘法则’、‘基本原理’的含义，又有‘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的内容；既指在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原则和‘写作要领’，又指具体的‘写作方法’和‘创作方法’；既包括一般的文章的写作，又兼容文学作品的创作。总之，‘术’可以说是写作规律、原则、体制和方法的一个统称。”接着先生从《文心雕龙》文术论所涵盖的内容，及其各篇所论之术论证了这一观点，做到了“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

辨正然否，独抒己见。

先生对各家之说，能“献可替否”，道一己之言。论及《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先生对“《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之通说大胆质疑；并从古今“文学”概念的差异，《文心雕龙》与现代文学理论之异同，《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宗旨、结构及其影响等方面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典型的写作理论专著”。探讨“志气”内涵，先生则从反面入手，否定了“世界观说”、“思想感情说”、“意志力量说”，指出它“是以作者才学识力诸多方面的修养为基础的、在写作构思过程中由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欲望和激情、勇气和信心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足见先生“师心独见，锋颖精密”。

援古证今，据事类义。

先生治“龙学”，注重古今沟通，联系写作实践。分析《附会》时，他说：“时至今日，《附会》篇所论之主要内容，已成为现代写作理论和文章学中的组成部分，广泛地用于写作指导和理论研究。而面对当前文坛中出现的种种颠三倒四、锐精细巧、统绪失宗的现象，居今探古，重新认真地研读《附会》篇，必将会获得更多的启发和教益。”阐发“通变说”，他也“宕开一笔”：“面对当代文坛研讨刘勰的‘通变说’，结合实际创造性地理解其神质、意义，以及‘通与变’的辩证关系，明确写作必以革新为

继承的目的，而以继承为革新的基础，这对于克服否定传统，盲目趋新的倾向，发展、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和写作事业，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这都表明：研究“龙学”，旨在“古为今用”。

此外，先生还注意“义贵圆通”。如：在论证《文心雕龙》“本体性质”之后，他中肯地指出：“当然，对《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问题，也不能搞绝对化，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学科，都可以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切不可据为己有，而加以垄断，在‘文场笔苑’之中，既让它对文学创作起作用，又让它指导非文学性文章的写作不是更好吗？更何况《文心雕龙》所论乃是广义之‘文’及其‘用心’呢？”这种“唯务折衷”的“圆鉴”之解，显示了先生“以四海为量”的学术襟怀。

正如一位大学者所言，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峙的文化体系。东方文化的全面复兴，指日可待。而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比肩的中国文化瑰宝《文心雕龙》，已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先生的《疏鉴》若能引进“异域之新声”，不就“锦上添花”了吗？

陆机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是写作中的“永恒问题”。先生《疏鉴》的精妙之处，“良难以辞逮”。不过，“盖所能言者，具此云尔”，也算是“余心有寄”了。

1996年3月9日

目 录

序一	可永雪(1)
序二	万 奇(4)

导论

序志(第五十)	(1)
总术(第四十四)	(20)

上编

神思(第二十六)	(39)
养气(第四十二)	(59)
体性(第二十七)	(77)
风骨(第二十八)	(90)
情采(第三十一)	(105)

中编

通变(第二十九)	(120)
定势(第三十)	(137)
熔裁(第三十二)	(157)
附会(第四十三)	(169)
章句(第三十四)	(182)

下编

事类(第三十八)	(196)
比兴(第三十六)	(213)
夸饰(第三十七)	(227)

隐秀(第四十)		(240)
丽辞(第三十五)		(255)
练字(第三十九)		(269)
声律(第三十三)		(283)
指瑕(第四十一)		(297)

附录

《梁书·刘勰传》注	...	(315)
参考书目		(317)

后记		(319)
----	-------	-------

导 论

序 志 (第五十)

一、原文译注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①。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②？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③。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④。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⑤。形甚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⑥！

① “夫‘文心’者”二句：所谓“文心”，说的是做文章怎样用心。从前涓子著有《琴心》，王孙著有《巧心》，可见心是非常美好、灵巧的呀，所以就用它来做书的名称了。涓子：黄侃以为是《孟荀列传》之环渊，楚人。王孙：《汉书·艺文志》中说有儒家《王孙子》一篇，又名《巧心》，王孙即其作者。

②“古来文章”句：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精雕细刻写成的，难道是采取驹夷用雕镂龙纹似的手段来修饰语言吗？雕缛：精细雕刻，使有文采。缛（rù），文采繁多。驹夷（zōu shì）：战国时齐人，善修饰文辞，“若雕镂龙纹”，时称“雕龙夷”。

③“夫宇宙绵邈”句：宇宙浩远无穷，常人和贤才混杂，凡能超群出众的，只是凭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罢了。黎献：黎，指常人百姓；献，指智者、贤才。

④“岁月飘忽”句：时光飞流易逝，人的智能和灵性也不能常驻久存，要想使自己的名声和事业留传后世，只有著书立说了。腾声：名声流传。飞实：事业有成，产生影响。制作：此处指写作。

⑤“夫人肖貌天地”句：人的相貌犹如天地宇宙，具有“五才”的天资、禀赋，耳目好比是日月，声音和呼吸好比是风雨雷霆，它们能够超出万物，算是最为灵异、神智的了。肖：近似。五才：原指金、木、水、火、土，与人对应比拟，则指仁、义、礼、智、信。

⑥“形甚草木之脆”句：人的形体比草木还要脆弱，而人的名声则比金石还要坚硬。所以作为智者、贤才生存于世，就要有美好的品德修养，并且要著书立说。难道这是因为爱好与人辩论吗？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啊！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①。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②！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③。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